

结束14年无性婚姻,和前妻姐妹相称

男子离婚后要当新娘

结婚14年的刘昌福和黎瑛离婚了!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刘昌福又要和别人结婚了,但这次他不是做别人丈夫,而是当新娘。做了38年男人的刘昌福勇敢地回家了,带着做女人的梦想,带着对未来的期望,但是,一场风暴正在等着他……

迷茫:他不是双性人

对于性别,38岁的刘昌福不明白,结婚14年的妻子黎瑛也不明白。“我回来,只是想完成几十年的心愿,我想做个女人,想嫁给我男朋友。我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

12月23日,深圳鹏爱医院两名医生和刘昌福赶到四川泸州纳溪区棉花坡镇龙凤村。对于刘昌福,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田亚华一声长叹,“他一点错都没有,完全是造物主的捉弄。”11月25日,刘昌福在鹏爱医院接受了简单的身体检查。田亚华发现刘昌福的乳房很大,但具备男性生殖器,并不是双性人。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医生惊奇地发现,刘昌福既患有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又患有性身份识别障碍;前者在男性中发病率约为1/700,后者在人群中发生率约为1/10万,两种疾病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非常罕见。刘昌福的雄性激素分泌只有正常男性的1/20,雌性激素则远远超标。

田亚华说,“长期的心理暗示,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他内心性别与生理性别形成强烈反差,悲剧就此发生。”

15岁,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刘昌福辍学。那年春节,父亲买了一块老蓝布要给刘昌福做新衣,刘昌福很不高兴:“我不喜欢那种颜色,我喜欢花布。”16岁,刘昌福发现自己的胸部开始发育,男性生殖



刘昌福(资料图片)

器开始萎缩,“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自己该是个女孩。”

错爱:无性婚姻14年

转眼到了24岁,父母开始为刘昌福张罗婚事,刘昌福急得不行:“我不娶媳妇!”家里人还是逼刘昌福娶了黎瑛。那一年,黎瑛不到23岁,没想到,她要面对长达14年的无性婚姻。

这个保守了14年的秘密,在12月23日被揭穿,消息如惊雷般炸开。黎瑛曾提出过离婚,刘昌福不肯答应。“离婚了,我一个人会很孤独,所以没有答应她。”

结婚不到一年,刘昌福就去深圳打工,每个月,刘昌福会寄钱给黎瑛。结婚10余年没

有孩子,家乡的风言风语传得两人受不了,四年前,他们抱养了黎瑛妹妹的女儿。

去年10月,刘昌福发现乳房再度发育,他不仅没有害怕,反而留起了长发,穿上了女装,买了内衣。在深圳,人人都叫刘昌福“刘大姐”,他早已经搬到女工宿舍住。

今年5月,刘昌福与黄强相识。“一见钟情”,是黄强第一次见到刘昌福的感觉,黄强是广西人,36岁的他从未结过婚,只身在深圳打工。刘昌福不知该如何告诉黄强真相,直到两人在一个宾馆房间里,刘昌福觉得没有退路,终于坦白了一切。目瞪口呆的黄强没有离去,爱情终于开花,但从此丈夫到妻子,这是一

个巨大的身体转变,在朋友的指点下,刘昌福向深圳的媒体发出求救的信号。

雕刀:人生的重塑

鹏爱医院为刘昌福制定了两套手术预案:一是给予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让其重拾男性身份;二是通过性别矫正手术使其成为女性;刘昌福选择了后者。

从刘昌福决定变为女儿身那天,医院就派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他做心理辅导。“刘昌福看上去大大咧咧,与男人们勾肩搭背,这些与女性的常理行为不符。首先要教他如何从细节上做女人,手术前有心理过渡。”手术之后,刘昌福还会经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穿高跟鞋、第一次进女卫生间、第一次化妆。这不仅仅是手术刀下的雕刻,而是人生重塑。

外界第一次公布刘昌福鉴定结果后,黄强面对媒体,一脸坚定地说:“刘昌福做完手术,我一定会娶她。”

放手:妻子与他姐妹相称

12月25日黄昏,城里人欢天喜地过圣诞时,刘昌福连家门也进不了。黎瑛在保守了14年的秘密被捅破之时,与刘昌福反目:“这么丢人的事情,你还到处说?”

田亚华耐心地解释,谈到未来对刘昌福的一些安排,希望黎瑛能以妹妹的身份前往深圳照顾术后的刘昌福。经过一夜思量,黎瑛于26日中午答应了离婚要求。当日,泸州市纳溪区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刘昌福与黎瑛正式离婚。

27日晚,刘昌福、黎瑛带着他们的女儿出现在成都。现在的刘昌福无所畏惧,“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每天都糊糊涂地过。我找到自己了,还怕什么?”(因涉及个人隐私,文中黎瑛、黄强系化名)

据《天府早报》

手术中停电一小时 患者差点丧命



蔡先生准备了材料欲将医院告上法庭

子差点没命了。”蔡母说。

由于手术后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蔡先生到今年7月28日才进行了第三次手术闭腹,取下人工肛。没想到这次手术又再次发生伤口感染,不得不又到市一医院进行第四次手术。

由于多次手术造成局部神经受损,蔡先生现在常常无法控制大小便。医生告诉他,坚持理疗的话也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好转,也有可能后半生都这样了。

说法

标准滞后导致存在隐患

记者在佛山禅城、南海等多家镇级医院了解到,医院基本上都没有自备发电机,仅配备了蓄电池等应急

规模和档次,如电力设备仍按照以前的标准,的确跟不上。

争议

病人:医院应赔偿

蔡先生认为,自己遭受这么多折磨完全是因为第一次手术中途停电,无菌环境缺失时间太长,才导致感染,因此医院存在过错,必须承认过失,做出赔偿,并承诺改善设施,配备应急发电机。

医院:停电不是感染原因

罗村医院副院长王穗介绍,蔡先生的病例其实比较罕见,巨结肠切除手术本来效果就不好,易发生术后感染,这一点已事先告知蔡家,也曾建议邀请外院专家来手术,蔡家认为不需要。且手术室当时采用了层流消毒方式,停电期间没有搬动过患者身体,对消毒效果影响不大。

供电局:医院应配应急电源

南海供电局负责人张勤华表示,医院的用电都是特殊处理的,供电部门提供双回路电源,如果的确需要错峰用电,医院可在不同电源点自动切换,不会断电。供电部门与医院签有合同,医院必须自备电源发电机,以便在非人力因素导致意外停电时能保障供电安全。

据《广州日报》

倒霉病人

拔牙后下巴一天脱臼30多次

最多的一次,他的下巴一天脱臼三十多次,“有时候一分钟都要脱臼好几次。”他还随身带着两个木棒,要是下巴脱臼了就自己弄上去。27日下午,小翔(化名)难过地说,他已经让疾病折磨得心力交瘁,连死的心思都有。

今年25岁的小翔家住在西安市朱宏路,27日下午2时许,他从医院进行完下巴复位回来,还躺在床上休息。他妈妈井女士叙述起了他患病的经历。

2003年10月,小翔长了四颗智齿,随后家人就陪同前往西安市东郊一医院检查。经过5个小时的治疗,才拔掉了一颗智齿。智齿虽然拔掉了,却发现嘴巴合不上了,他们就返回去找主治医生,医生下班了没找到。心想可能只是常见的脱臼,他们就没太在意,用手扶在下巴上扶了一下就回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小翔的下巴就开始了连续反复的脱臼,有时候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就要脱臼好几次,最多的一天,下巴脱臼三十多次。四年来,小翔家人花了20多万,但是都没能让他下巴停止脱臼。

陕西省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说,小翔的下巴反复脱臼,也符合“习惯性脱位”的特征,这样的病例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扶位固定的治疗方法,但是因为小翔的颞关节囊和颞关节韧带比较松弛,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缩短其颞关节韧带。

据《华商报》



小翔用木头自制工具对付随时掉下来的下巴 苗波 摄

苦命夫妻

新房想了23年交房前同患癌症



晏红利和谢玉生是在1984年经人介绍认识的,接触5次后就结了婚,婚后没有蜜月、没有新房,在重庆大渡口区九宫庙新工一村131栋一套50多平米的旧房子里安了家,一住就是23年。他们在大渡口区同一企业上班,工资都很低,现已双双退休。

“一直住在底楼,周边卫生环境和空气都不太好,所以我发誓将来再苦再累,也一定要住上配套的楼房,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了。”躺在病床上的晏红利告诉记者。坐在一旁的丈夫谢玉生因做了喉部手术,已经很难发音说话,但不停地点头附和着妻子。

去年3月,晏红利和丈夫住的地方要拆迁建新房,可乐坏了他们。“太难得了,给了我们一家人住新房的好机会。”“我们选择了18楼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心想今后辛苦些,能挺过去。”晏说起新房,脸上露出了笑容。

新房买了,当夫妻二人正

围绕着这个目标全力奋斗时,厄运突然降临。今年5月,谢玉生因为咽喉疼痛到医院检查,竟患上了喉癌。5月17日,谢在医院动了喉部癌细胞切除手术,身体状况有了好转。谁知在医院照顾丈夫的晏红利也突然感到胸部不适,顺便在医院做了检查。“肺癌,还转移到肾脏,相当于肺癌晚期!”22岁的女儿谢黎说。

28日,身患肺癌晚期的晏红利走进下月即将交付的新房,许下了人生最后一个新年愿望:为了这个家,希望丈夫能替自己好好活着。

据《重庆时报》

新闻追踪

交叉捐肾

“救不了表弟,也要捐肾给何一文”

今天是何志刚、何一文两家人来广州的第12天。手术工作从准备到延缓,到紧急叫停,两家人的心已经被折腾得七上八下,现在也不知道走向何处。针对外界的各种说法,处于这场手术的关键人物——何志刚的表兄、供体史道红更是愤愤不平,他向记者多次强调:“我们是交叉捐肾,而不是交叉换肾;我们的善良完全被某些人误解了,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史道红,一个做水果生意的商人,每年春节前的50天是他“挣一把”的黄金时刻,现在他却躺在广医二院器官移植科的病房里辗转反侧。他告诉记者,每年的春节前夕,他几乎一周一趟,到河北和陕西运输水果,运气好的话,一个春节就可以挣上万元,现在却躺在医院里不知如何是好。除此以外,他的妻子在家里开了一个小饭馆,现在为了照顾他做手术,也不得不停下来。

他说:“我冒着这样大的风险来到广州,目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救我的弟弟,救何一文。即使救不了我的弟弟,我也要救了一文才能回去。现在有些人总是说我们在换肾,怎么就成了换肾了?我们是互捐,即使不能互捐,我也要单独捐给何一文。”

针对有人提出他是在各方压力下才捐肾的说法,他气愤地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已经是49岁的中年人,难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吗?”

他接着说:“其实我们来广州就想悄悄地把我的肾捐了,5天后拆线,我就回老家继续做我的生意,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我发现,我们的善良完全被某些人误解了,甚至被某些人糟蹋了,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呢?”

据了解,两个家庭还在为最后的成功做最后的努力,他们今天将把所有的各种资料和手续上交给广东省卫生厅,以表明他们的决心。

《广州日报》供稿